

生产
第四辑

PRODUCING

新尼采主义

专题：新尼采主义

人物：伽亚蒂·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评论：国家的代码：论“新闻联播”

艺术：我的影像没有生活来源：汪建伟访谈

文献：《拱廊计划》节选

汪民安
主编

PRODUCING 4

“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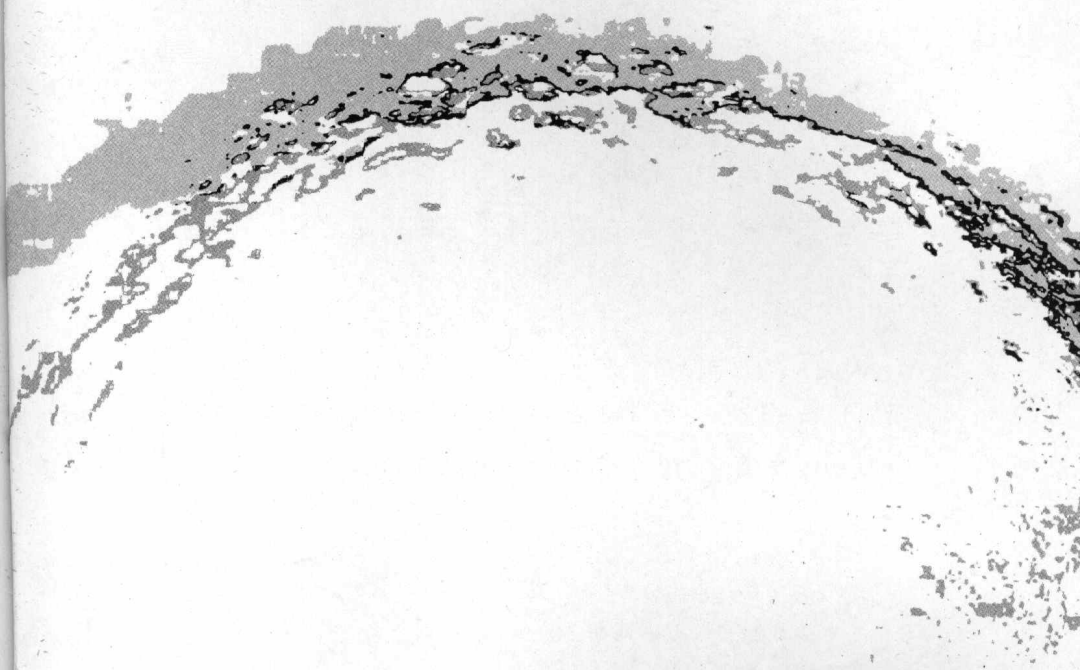
新尼采主义

PRODUCING

生产

第四辑

汪民安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 第四辑, 新尼采主义/汪民安主编. 广东美术馆主办.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633 - 6511 - 1

I . 生… II . ①汪…②广… III . ①社会科学 - 文集②尼采,
F. W. (1844 ~ 1900)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 C53 B516. 4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36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 - 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 101113)

开本: 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8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4 000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生 产

PRODUCING

第四辑

目 录

专题:新尼采主义

- 003→永恒轮回的经验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 023→对“永恒轮回”说进行科学诠释的尝试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 047→马刺:尼采的风格 雅克·德里达
- 085→深渊与巅峰 乔治·巴塔耶
- 110→狂暴的尼采主义者 希尔维勒·洛特林格
- 121→权力意志 阿方索·林吉斯
- 158→视角主义与语言学之间:作为阐释学的谱系学 阿伦·D. 施瑞夫特
- 186→审美与道德:美学转向的道德义涵 詹姆斯·温彻斯特
- 205→看哪这女人? 断章 露丝·伊利格瑞

人物:伽亚蒂·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 217→底层研究:解构历史编纂学 伽·斯皮瓦克
- 247→底层人能说话吗? 批评与回应 伽·斯皮瓦克
- 261→法国女性主义回顾 伽·斯皮瓦克
- 303→读德里达之后读马克思 伽·斯皮瓦克
- 338→政治学与想象:斯皮瓦克访谈 伽·斯皮瓦克 詹尼·夏璞

CONTENTS

评 论

356→国家的代码:论“新闻联播” 徐敏

艺 术

386→我的影像没有生活来源:汪建伟访谈 汪建伟 朱其

文 献

401→《拱廊计划》节选 瓦尔特·本雅明

专 题

新尼采主义

永恒轮回^[1]的经验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李自修 译

信 函

致加斯特^[2]

1881年8月14日于西尔斯—马利亚^[3]

八月的骄阳，挂在当空，一年的韶光正渐渐逝去，山峦和丛林悄然寂静下来。在我的地平线上，思绪从来没有像这样的生发——我不想谈到它们，只想保持我那不可动摇的镇静。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还得活上几年！哦，我的朋友，有些时候，我脑海会闪过这样的念头：我过的生活真的很危险，我是那种可能爆炸的机器。我的情感的强烈让我战栗和大笑。有几次，我无法离开自己的房间，原因很可笑，我的眼睛在燃烧——为了什么呢？每一次，我都为自己前一天的漫游大哭特哭——不是那种感伤的眼泪，请注意，而是快乐的泪水。我胡乱唱着，说的话也颠三倒四，心里充溢着万物那将我置于众人前面的闪光。

毕竟，假使我不能够从我自身产生力量，假使我不得不等

待外界和鼓励、安慰和喝彩，那我将置身何地！我将是何等样人！诚然，在我的一生中，也有过某些时刻甚或是某些整个时期（比方说，1878年），那时，我原本以为，领受到一句鼓励的话语、一次友好的握手，就是恢复我元气的最后话语——也正是在那些时候，每个人都置我于困境而不顾，我以为可以依赖的每一个人，能够这样关爱我的每一个人。现在，我不再期盼这些，而每当，比方说，我想起那些如今递交到我手里的信件——它们都那么微不足道——时，只是感到一阵朦胧和凄凉的惊讶。没有人为了我经验过任何事情，没有人为我想一想——人们说的话既得体又出于善意，可是，冷漠呀，冷漠呀，冷漠。即便是我们的亲爱的雅各·布克哈特^[4]，也写来了这样一封胆小、温顺的便笺。

所历的同一之永恒轮回经验中的忘却和记忆

就尼采而言，同一之永恒轮回的思想，它的到来是某种情绪（Stimmung）中的一种突兀的觉醒，是灵魂的某种基质（tonality）。它最初与情绪混淆在一起，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思想；尽管如此，又保持着——作为一种突然的除蔽——一种启示的性质。

（这种经验的狂喜性质，必须同普世之环[Universal Ring]的观念区分开来，这一观念，在尼采年轻时的“古希腊文化时期”，就已经萦绕着他，挥之不去了。）

然而，在这一启示中，忘却（forgetting）的功能何在？说得更具体一点，忘却难道不既是永恒轮回，又是它对之进行启示的那个人之同一性的突然转换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源泉？

这样，忘却就掩盖了永恒的生成（becoming），以及对于存在中的一切同一性的吸纳。

那么，在尼采所经历的经验中，在“你像不得不无数次地重新

经历你的生命，而且你将无数次地重新经历它那样，来采取行动——因为，你必须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重新开始并重新经历它”的公式中，在被启示的内容和这种（作为一种伦理学的）内容的教诲之间，不就隐含着了一种自相矛盾？

这一命令式命题，借助（权力）意志补充了（必要的）忘却；第二个命题则预见到，在这种忘却当中那被掩盖了的必然性（necessity）。

记忆（anamnesis）与轮回的启示相一致：轮回怎么能把忘却带回？我不但了解，我（尼采）被带回到循环的永恒（eternity）达到顶峰的那一关键时刻，其轮回的必要真理向我启示出来的时刻；而且同时还了解，我由于忘却了这一真理，而成了与我现在的样子不同的样子，这样，通过了解这一点，而变成了他者。我还会再变化，再一次忘却我在永恒之中必将变化——直到我再一次重新了解这一启示。

重点必须放在一个给定同一性的丧失之上。“上帝之死”（保证可靠自我的同一性的上帝）将灵魂敞开于它所有可能的同一性，在尼采式灵魂的各种情绪中，已经领悟了的同一性。必然地，永恒轮回的这种启示就会带来所有可能同一性的实现：“在底层，历史的每一名称都是我”——最后，则是“狄奥尼索斯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尼采的著述中，“上帝之死”与某种情绪的相符，其方式一如永恒轮回的狂喜时刻。

离题的话

永恒轮回是一种必须被赋予意志的必然：只有我现在是的那种人才能赋予我的轮回之必然，以及使我是现在之我的一切事件以意志——只要意志在这里预先假定了一个主体。不过，这个主体已不复能够像它迄今为止那样，赋予它自身以意志，而是赋予一切先在的（prior）可能性以意志；因为，通过在单一的瞥视之中，把

轮回之必然作为一种普世法则来信奉，我解除了我现在自我的实现，目的是为了在其整个系列必须被经历的一切其他自我中，赋予我自身以意志，以便，依照这种循环运动，我再一次变成在我发现永恒轮回法则的那一时刻我之所是。

在永恒轮回被启示给我的时刻，我当时当地(hic et nunc)就不复是我自身，而可能成为无数个他者，同时也明白，一旦我超出了对于我自身的记忆之外，我就会忘却这种启示；这种忘却就形成了我现在意志的客体；因为，这样的一种忘却，就意味着超乎我自身局限之外的一种记忆，而且，我现在的意识，只有在忘却我的一切可能的同一性中，才能得到确立。

这种记忆是什么？是我把自我委身于它，从自我当中使自我获得解放的那种必然的循环运动。假使我现在承认这种意志——并且，通过必然地将意志赋予它，我就会重新赋予它以意志——我将只能使我的意识符合这一循环运动：倘若我把自我与这种循环视为一体，我将永远无法在这种表述中作为我自身出现；在永恒轮回的突兀启示达及我时，我已经不复在这一时刻之内；为了使这一启示具有某种意义，我将必然失去对我自身的意识，而轮回的这种循环运动也将必然被融入我的意识，直到运动把我带回到经历我的可能性之整个系列的必然被启示给我的那一时刻。那时，所剩下来的，则是由我来重新赋予我自身以意志，不复是这些先在可能性的结果，不复是千万实现当中的一种实现，而是一种偶然时刻，它的偶然性，则意味着全部系列的整体轮回的必然。

然而，重新赋予自我以意志，作为偶然时刻，就是一劳永逸地否认是其自身；因为，我否认是自我并且不得不赋予这种否认以意志，并不是“一劳永逸地”；而且，只要我不得不重新赋予这一时刻以意志，我甚至并非一劳永逸地是这一偶然时刻。它是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件，所有正在发生的事件，以及将要发生的事件的一个符号。

赋予意志，而不经忘却，怎么能够干预当下必须被重新赋予意志的事物呢？

因为，事实上，循环运动必然性向我启示的那一时刻在我生命中的出现，就仿佛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所以要求巅峰情绪（hehe Stimmung），我灵魂的高度基质，目的是为了让我明白并认识到，万物皆轮回的必然性。如果我居间调停循环突然在其中得到反射的这种基质——而且，如果我之所以接受它，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困扰，而是作为对于存在之唯一有效理解，作为唯一的真实——我将明白，就它而言，就不可能没有已然对我出现过的无数次，也或许是以其他方式出现的。不过，我忘却了它，因为它正是镌刻在循环运动本质之中的，我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忘却了（从而，我能够达到另外一个阶段，并被弃掷于自我之外，即使是冒着万物停滞的危险）。而且，即使我将不会忘却，在今生中，我曾经被弃掷于自我之外，但是，我仍然忘却了，在另一生中，我被弃掷在了自我之外——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与今生没有不同的一生！

冒着万物停滞的危险？这是否在说：在突然启示的那一时刻，运动停止了？远非如此。运动并没有停止，因为，我自己，尼采，是无法逃避它的：这一启示，并不是作为回忆——不是作为似曾相识的经验——达及我的。倘若我记得此前的一次同一启示的话，就我而言，万物将停止下来——即便是我一直不停地声称轮回的必然性——因为，那将会把我置于自我之中，从而把我置于我正在宣教的真理之外。因此，对于我来说，为了使这一启示成为真实的，就必须忘却它！在这个我突然瞥见的系列——那个我为了被带回到同一地方的系列——之中，同一之永恒轮回的启示，就意味着同一的启示，也可能在循环运动任何其他时刻发生。的确，必然是这样的：因为，为了接受这一启示，除了在循环运动的所有其他时刻接受这一启示的能力以外，我什么都不是：不是在任何单独为了我

的什么地方，而一向是在作为整体的运动之中。

尼采把同一之永恒轮回说成是无上的思想，也说成是无上的情感，最高的情感。

因而，在与《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同时的一则没有发表的札记当中，他写道：“我的学说告诫道：以一种你必然希望再一次生存的方式而生存，这是你的责任——无论如何，你将再一次生存！对于由奋斗实现了最高情感的人而言，就让他奋斗；对于由宁静实现了最高情感的人而言，就让他休息；对于由从属、追随和服从实现了最高情感的人而言，就让他服从。倘若他意识到是什么实现了最高情感，而且无所畏惧的话，永恒依赖它而存在！”^[5]在此之前，他曾经指出，当前的人类不再明白如何等待——就像被赋予了永恒灵魂，适于一种永恒的生成和改良的种类所能够做的那样。这里，所强调的重点与其说是意志，毋宁说是欲望和必然性，而且，这种欲望和这种必然性，它们本身就连接着永恒：因此，才涉及最高的情感，或者，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涉及巅峰情绪——灵魂的高度基质。

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度基质，这样一种情绪当中，尼采经验到永恒轮回被启示给他的那一时刻。

灵魂的一种基质，一种情绪，怎样才能变为一种思想，最高情感——至高无上的情绪(höchste Gefühle)，即永恒轮回——怎样才能变为无上的思想？

1. 灵魂的基质是强度(intensity)的一种波动(fluctuation)。
2. 为使它可以交流，强度必须将它自身当做一种客体，而又返及它自身。
3. 在返及自身的过程中，强度阐释其自身。然而，它又怎么能够阐释自身呢？借助变为其自身的一种抗衡(counterweight)；为此，强度必须分裂，从它自身分离出来，然后合拢在一起。这，就是

在可以称之为起伏的时刻中，强度所发生的情况：不过，它又一成不变，是具体意义上的同一种波动，一种浪涛[Onde]（我们不妨顺便指出，海浪景象在尼采沉思中的重要性）。

4. 但是，是某种阐释预设了对于一种“指义”(signification)的寻觅吗？起与伏：这些都是“指称”(designations)，而绝非其他。在这种起与伏的观察之外，还有什么指义吗？强度从来不具备任何意义，而只是强度而已。在它自身内，强度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意义是什么？它是如何构成的？意义的介质(agent)又是什么？

5. 意义的介质，因而也是指义的介质，似乎再一次成了依赖于它的各种波动而存在的强度。如果强度除了是一种强度以外，其自身并不具备任何意义，它又怎样能够成为指义的介质(agent)，或者被指义为灵魂的这种或者那种基质？我们上面诘问过，它怎样能够阐释自身？我们回答说，在其起和伏之中，它必须担当一种抗衡的作用。然而，这是一种说法，仅此而已。那么，它是怎样获得某种意义的呢？恰恰是凭借返及它自身；即使在新的起伏当中，亦复如是！它凭借返及它自身，凭借仿佛是模仿其自身，才变成了一个符号。

6. 然而，一个符号首先是强度波动的痕迹。假使说，一个符号保留了它的意义，那是因为，强度的程度同它相一致；它只有通过强度的新的流入(afflux)，才能进行指义，这又以某种方式加入了它的第一痕迹。

7. 但是，一个符号并非仅仅是波动的痕迹。它还可标志着强度的缺席——这里，情况也是如此，新的流入，即使仅只是指义这种缺席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

我们是否将这种流入称为关注、意志或者记忆，是否将这种回流(reflux)称为漠然、松弛或者忘却，这向来是同一种强度的问题，与涌进来的滚滚浪涛没有任何不同。“你和我，”尼采对它们说，

“我们是同源！同种！”^[6]

这种流(flux)和这种回流,将在波动之中混杂着波动地汇合起来。像上升到浪涛顶峰的影像,在它们后面仅只留下了泛着沫的气泡——这些就是强度通过它们来指义自我的指称。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然而,假使在像我自己那样表面看来是受到限制的和封闭的种类身上,仍然存在着某种敞开得足以使尼采援用浪涛运动的事物,那是因为——尽管有强度之波动在其中达到高潮的符号——这种指义,由于它仅仅通过一种流入而存在,永远无法使它自身绝对脱离它所遮蔽的罅隙。每一种指义依然是混沌(Chaos)的一种功能,意义就从这里面生发出来。

强度从属于没有首或尾的、运动着的混沌

如此,在每一个人身上,就仿佛他们自己所占有的东西一样,流动着一种强度,以及它的流和回流,形成了实际上不隶属于任何人、既没有首也没有尾的一种思想之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波动。

然而,假使与这种起伏因素相反,我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而且表面看来是被定了界的(delimited)整体的话,那是由于指义波动的这些痕迹:也就是说,是由于我在这里称之为日常符号的编码(code)体系。至于我们自己的波动,从何处开始或者停止(从而使这些符号能够允许我们进行指义,即与我们自身或者他者讲话),我们一无所知——除了在这一编码中,存在一种总是或者与最高或者与最低程度的强度相一致的符号,亦即自我[身]、我、我们一切命题的主体之外。由于这一符号,尽管它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波动之一向变动不居的痕迹,我们才使自我成为思想着的(thinking),我们才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思想——哪怕是我们从来不敢肯定,这是否是他者在我们内思想并继续思想。然而,与我们认为我们自身所是的内部(inside)相关的这个他者所形成的外部(outside),又是什么?万物皆被引领回到一个单一话语中去,亦即

被引领回到与每个人的思想均相一致，又与任何人的思想均不一致的强度之波动中去。

在日常交流编码中的自我[身]这个符号——只要它与最强的或者最弱的强度相一致，并在我们自身的在场(presence)或缺席的程度，以及外部的在场或缺席的程度之间，确立一种一致的关系——从而，既在我们自身内部，又在我们周围事物当中，都确保了一致性(coherence)的一种可变状态。没有确定的首或尾的这种不属于任何人的思想，这种强度自身，就在为其自身而占用它的介质(suppôt)中，发现了一种必然性，并在对于它自身或者世界的记忆或者忘却的交替之内，被分配给一种命运。没有什么事物更加武断了——如果我们一旦承认，万物都处于强度之单一轮回(circuit)之中的话。为了一个指称的产生，为了一种意义的构成，我的意志必然进行干预——不过，这还只是那种被占用了的强度罢了。

那么，在一种情绪当中，在我指称为最高情感的一种基质中，在我渴望将其保持为一种最高思想的基质中——又发生了什么呢？难道我没有超越我自己的局限，从而——或者由于思想放弃了我，再不然就是由于我不复能够辨别来自外部的那些波动和来自内部的波动之间的不同——贬低了符号的日常编码？

直到现在，在日常的语境中，思想总是一成不变，在“我自身”(myself)的指称中返指于我。可是，在强度的那种程度上，我自己的一致性又变成了什么？在这种强度中，思想在“我自身”的指称中，停止了返指于我，相反，却创造出了一种符号，借此，它将指称它自己与其自身的一致性。假如这一符号不复是我自己的思想，难道这不意味着，我已被排除于一切可能的一致性之外？假如它仍然是我的思想，它又怎样令人信服地在强度的最高程度上，来指称强度之缺席？

现在，让我们假设，在灵魂的这样一种高度基质过程中，形成了循环(Circle)的一种意象(image)。在这一符号当中，我的思想